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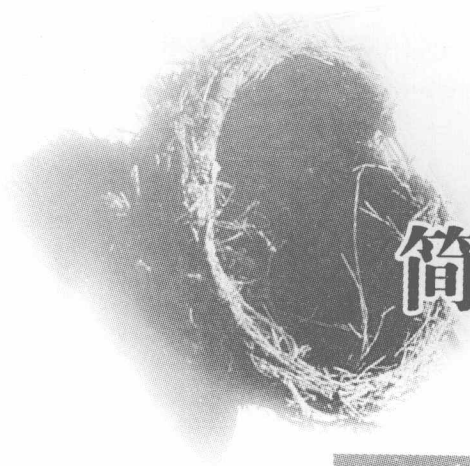


六弦琴文丛

简静与沉浸

韩 聆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简静与沉浸

韩 聆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静与沉浸 / 韩聆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12

(六弦琴文丛/白军胜主编)

ISBN 978-7-227-03669-2

I. 简... II. 韩... III. 散文诗-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4101 号

简静与沉浸

韩 聆 著

责任编辑 贾 羽 王薇薇

装帧设计 张立军

责任印刷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报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78 千字

印 数 1100 册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227-03669-2/I·971

定 价 122.00 元(全六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散淡而温暖的写作

钟正平

两年前知道，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谢大光先生有意让韩聆整理一本“西海固题材”的散文。之后有一次，韩聆便拿了《简静与沉浸》给我，说我未能如谢老所愿，就这个，钟老师你给它写点文字吧。我说是批评？他说不，是叫“序”的那个东西。见我一时哑默，他急了说要不我就把我们茹河道里那一截古木弄来竖在书前让它为我说话。

韩聆是在简静里沉浸的人，为人谦和而逊怯，为文散淡而温暖，我虽然已应了他的意思，但尔后却迟迟未能动笔，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这段时间陷入俗务难有整齐的时间细心阅读，我自己已失缺了往日所拥有的那种“简静与沉浸”；另一方面，当然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在静默中歌吟诗意家园的老朋友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许，所以我除了感动和应允之外还有一点惶恐，虽然和韩聆做了这么多年的朋友，虽然一直不停的被他那些充满着无边诗意而忧戚的文字所感染着，然而，要为他珍贵的文集写一个序，这与我确实是心存着一份怯意的，我唯恐自己的文字遮蔽了韩聆的诗才。不过

既然应允了，也是自己平生初为友人书稿作“序”，无论如何都得硬着头皮在这里写上几句话，就权当我对韩聆和韩聆式的写作表现的一份敬意罢。

韩聆的人生道路曲曲折折。或许正是这种曲折的人生经历造就了韩聆，造就了他忧郁的气质和内敛的才华。从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二十多年来韩聆一直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写作追求，抗拒着物质欲望对人的精神和灵魂的冲击，抗拒着四处弥散的焦灼粗俗气息，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坚守着自我心灵的纯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于荒冥中营建一样东西”，我想这“荒冥”就是一片无边的清洁和寂静，而韩聆正是在这清洁与寂静中抒写着自己博爱和悲悯的情怀，享受着生命中的那份散淡和温暖。

散文是一种最为自由的文体，它要求创作的主体要尽可能的摆脱来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各种现象的纠葛和缠绕，拨开纷繁世事而沉入内心一隅，然而事实情况正如卢梭所说，人生为自由而又无时不在束缚之中，这就往往使得散文的写作者处在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纯粹的、个人的写作成了一种奢侈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写出真诚、自由、散淡的文章，则这个写作者必须是一个散淡的人，真诚的人，他的心中必须要有一种坚守。然而这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现在的时代没有几个人能够固守“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态度，在物质欲望和权利面前我行我素泰然处之。所以现在充斥在我们视野里的大多都是阿谀谄媚、无病呻吟之作。然而我们还是有幸能在20世纪的尾巴上依稀看见了几个单薄而奇崛的影子，比如过早的离开了人世的苇岸、王小波，比如被林贤治称作“(20世纪)90年代最后一位散文家”的刘亮程，比如以笔为旗快意复仇的张承志。苇岸像一个永远坚守在岸边的苇丛，水样柔润的文字恪守着内心静谧的湖，散

漫而整饬；王小波则是智慧的、西方的，以平民的品格和对个体生命的尊重表达着对“媚雅”和“媚俗”的抗拒以及对科学和理性的热爱；刘亮程是一个散淡的人，他所有的哲学来自于人畜共居的村庄和丰饶贫苦的故土，闲散在他就是一种坚守，坚守的就是人类最后那片被工业和城市紧紧围困的忧伤而干净的土地；张承志是敏感、激越、偏执、自傲、神秘而辽阔的，以清洁的精神在荒芜的英雄路上寻找着思想最后的棱角。这几个人被我当作喧嚣混沌迷茫的 20 世纪的尾巴上唯一清澈的声音，唯一瑰丽的颜色，我常常在深夜难以入眠的时候遥想他们，遥想着那些从逼仄的缝隙中遗漏下来的清澈而珍贵的水滴，人类不可或缺的粮食。

而韩聆，我最终还是要谈到韩聆。我从苇岸、王小波、刘亮程、张承志们遥遥如岸的身影中想到灰身低洼处的我们身边的韩聆。我想知道，除了他们，除了那些响亮的名字之外还有谁像他们那样在无人知晓的地方清守着诗意、信仰等等古典、传统的人文价值，还有谁在我们心灵干枯的时候让我们感觉到湿润，还有谁在寂静中守望着无边的旷远，这是韩聆。

早前集中阅读韩聆其实是那本弥漫着感伤和诗情的《边缘情感》。对土地乡村的亲近，对父母亲人的感念，对喧嚣都市的质疑和厌倦，对薄凉人世的拒绝和反抗……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倔强、温情、忧郁、真性的韩聆。而现在，他又拿出了这本以他的知性和心性凝成的更具情感张力、文化指向和精神亮度的《简静与沉浸》，它是沉思的，是凝重丰赡的；它又是疏朗的，是包容的。收在这本书里的 32 篇长长短短的篇章共分为三辑，在我看来，“近岸的远方”是透过空间的反差交错寻找并体味爱和温暖；“追想的幸福”是对情绪、经验和思想的审美叙述；而“时间草稿”则是生命历史的延伸和弥

漫。不论是《红茜草》唯美感伤的西海固情怀，还是《洁净而自尊地活着》对人的尊严和清洁精神的护守，还是《相伴爱弥尔》对生命成长的反思，以及《秋伤》里的哲理与思辨……等等，这些都是散淡自由的处方，是坚韧的治愈的力量。通过从审美对象到审美形式的转换，挣脱弥漫着扭曲和粉饰的现实世界，让一切都从隐逸放达、健康质朴的心灵深处浮显出来，呈于我们面前。在这里，韩聆以他既现代又古典的情怀，既干净简约又富于美质的语言，试图搭建起与这个世界核心价值系统的对接和融汇。我想这不但是献于读者的，而且也是献于他足下温热的土地和身后涓细的河流的，是献于一种韩聆式的写作信念的。

性格就是命运，命运铸造风格。几十年来韩聆始终没有离开他的土地，哪怕是一步，所以他的散文，始终散发着醇厚温热的大地和青草的气息，永远闪烁着理想的光辉，永远在幽微中寻找着失散已久的情绪。

虽是零零总总的说了这些话，然而诸多的阅读感受并不是几句序言能够说尽的，不过总算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愿，也算是表达了我对于性情写作者的一种心灵的默契。

承蒙韩聆抬爱，权且当作序。

2007年12月于宁夏师范学院

目录

1 / 序：散淡而温暖的写作(钟正平)
近岸的远方

3 / 红茜草
21 / 青春期的阅读
27 / 萌子的山谷
31 / 谁在呼我
35 / 寻找《阿姐鼓》
39 / 这么多幸福
44 / 手之间

追想的幸福

51 / 茹水河·海棠园
55 / 我们的蚕可怜极了
59 / 农宣队·钻井队

- 63 / 藏歌怎么越过圣山
68 / 丘陵与呼吸
71 / 劳动的呼声
74 / 游戏书简
77 / 远逝的羊群
80 / 亲证:劳动具象
86 / 方棋的写意风格
88 / 狗吠:一个村庄的眼睛
90 / 秋伤
102 / 洁净而自尊地活着

时间草稿

- 109 / 生命转弯
116 / 语言的另一面
119 / 土地之想
122 / 在真实与虚构之间
127 / 经历一截古木
132 / 固定在墙面上的吉他
135 / 行走,或者难以界定的呼唤
141 / 等待瘦瘦的冬天结束
146 / 静物给我们暗示些什么
150 / 时间的感伤之旅
155 / 相伴爱弥尔
163 / 后记

近岸的远方

我知道何人拥有这片森林
尽管他的房屋坐落在乡村
他不会看到我停留于此
望着他的林子白雪冰封

——美国诗人 RobereFrost

红茜草

短歌续，人如斯。今霄敬佳茗，知我谁？

——题记

茜西说：我没有故地

多年前，我人生中叫茜西的挚友在西海固的小客栈里读纪德，读非洲的黄沙、荒漠，盐湖之上最后一棵棕榈枯萎了。而她接下来却读出了“在朝阳的斜照中，阿马尔杜山变成玫瑰色，好像是一种燃烧的颜色”。

我想茜西一定是从这里大片的丘陵孤寂的边缘看到了她远方的故地。不想被困在客屋的炉火边与我相对而坐的她却摇摇头说：

“我没有故地。”

茜西的话让我惊愕。

人不可能没有故地，如同人每时每刻都会有一个相对意义上的归宿。那么，她的让火光轻轻撩起的长发背后一定铺陈着一长串故事。

和茜西认识是在一个西部画展上。在一幅叫《西海固》的版画前,我让画面上浪波似的山地背景弄得有些眩晕。一头驴子形态变异,显得怪诞。我感觉我很痛苦。我说这不是土地是海浪,是海浪的旋涡里唱着咏叹调的海妖。

我一个人说着,使劲摇摇头。

她也摇摇头,说你是西海固人。

我看她。

她在我旁边,也看这幅画。

我说凭什么?……一些人眼里的西海固根本就没有人,或者说人根本就不是人。

她笑。说凭什么,凭你木棍子往地上一戳的西海固话,凭你有痛的眼神……

如此就算认识了。

茜西告诉我她是一家画报社搞摄影的,在西海固呆过三年,而且是小时候。她说“小时候”时两只眼睛有如雨中的凝视,从那里可以看见一瓣遗落的花叶似的窄窄的童年。

有炉火的小屋在西海固仿佛更温暖一些。

茜西说“那种毛茸茸的暖无法抗拒,即使一个清贫的人身边正发生着凄凉的故事”。

难怪她会选择一个雪天忽然撞进西海固,难怪人刚一落脚便专往背街处有青绿冻麦田旁的小客栈里钻。

茜西说,再回西海固是她梦中的心语。

茜西说,凭她二十八岁的人生经验,唯有西海固,岁月有四季。

茜西说,就叫你老木吧。老木啊,我这是将现实的赶开,又追逐飘逝的。

窗外有雪片纷纷密密芦花似的飘飞。小小的客屋旺着炉火。

炉火也像一株开放的蓝茵茵的花朵。天地间的万物此时不管是在眼前的还是在心间的，都原色、庄重、悠长。

我让茜西说说茜草。在西海固，春天没有丁香，夏天没有茜草，秋天没有玫瑰，冬天没有寒梅压枝，唯有围拢在火炉边望临窗的少量的雪花。

茜西会意地笑，说不亏到了盛产作家的土地。然后给我说茜草。茜草有一种根是红色的，带刺的茎枝也是红色的，火焰红。老木啊，以后你得小心，我就是一枝带刺的红茜草，走近了我会依恋你，远去了我会思念你，可我是茜草……茜西看我脸上有不解，就补一句：你深爱着你贫瘠的土地。

她这人有意思。

可我不懂她。

她继续给我说茜草。说比如随风荡起来，会袅袅舞蹈，飘摇总一付相思风雨的样子，降落总一付怀念自由的样子，找不着落点，这时老木啊，你可得救她，救她到一家燃着嫣红炉火的伞巢似的小屋，西海固式的黄泥巴小屋。

就着炉火，我们从非洲荒原上的那几棵枯萎的棕榈谈及西海固遥远的过去。

茜西说，几乎能望见三千年前同样从这块土地上枯萎而倒的最后一棵棕树，那湖泊湫池，那大片的青竹林和牧场上站起来的第一个牧人。

据《山海经》称：其时六盘山区“其木多棕”。新石器中晚时，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响，这一地区“森林茂密，草场辽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牛马衔尾，羊群塞道”。走过时间的沧海桑田，这块母性的土地便布满了累累伤痕。

而茜西，这株远方的红茜草，是缘何故曾经用童心丈量了她与这块后来成为干旱荒疏偏地间的距离？又是什么力量使她于二

十年后在史书中追望它的远古，相亲它依然土朴的内里？

我知道茜西是为重新感知，而不是归避。西海固也不会因为它的粗朴而遮蔽它的每一记形迹。

我让茜西依仗我。

我们走向冻麦田的雪野、林地。

茜西像个故人。她惊叹：“就是这幅图景。美国诗人 Robere Frost 看到过：

我知道何人拥有这片森林
尽管他的房屋坐落在乡村
他不会看到我停留于此
望着他的林子白雪冰封
.....

空气有些冷凝。

而茜西，往事重游地，浑然不觉冷。她在放飞心情，解除一段累积的疏疑。

她说老木，告诉你我的过去。那是一场政治风暴，把父亲和母亲刮到了这里，我被株连了，那年我 9 岁。按说这根本不算啥，我们家呀从一开始就在长长的迁徙途中匆匆赶路，母亲从安徽出发，一路北上，找到了从河北出发的父亲，他们一路西去新疆就有了我。但青春已去人难留，斯心应往何处去？岁月晴朗，意东去，又到了宁夏；再然后，流放西海固再改造。母亲算个名门闺秀，对一生的颠沛流离，用“朝开暮谢，零落成灰”看开，父亲搞科研，人拗，思想始终偏右，到后来还念叨：“真人不媚时，但改造不彻底呀！”至于我自己，一开始就是一本残损、散失的小册子，在岁月的岩隙尘土间风化、坼裂，以致无从翻捡，无法装订。

然而，茜西这次来，却放弃了去窑村——她曾经生活过的那片村子的计划。窑村便暂时像往日一样在她的心间被复杂的想象刻画着。

我们在雪地上另外草拟出一份临时行踪图来，把西海固几处要地全划进去。结果计划只实施了一小半，去了六盘山和须弥山，用茜西的米诺塔拍了一些雪峰肃立、冻麦田里的草屋、古道曲幽之类的外景片子回来。

茜西说，收获当不小呢，仿佛要重叙一些故事了。老木啊，这一圈遛哒呀让我更坚定了一个看法，西海固这块外围大文化的夹角带，它的色彩决不仅仅只是贫苦悲壮的黄色。

茜西带走我几本地方志书和我的一些作品，恰是一个纤纤女子所能负之重。

风标指向哪里

1997年夏末，茜西风火燎燎打电话给我，让我到固原车站接她。

急去了。

她正登上一辆白色的采访车。见我到，便返身拉我至车尾，说想你了老木，我们一行组一期老区的片子，擦边这儿，你来了，真有被宠爱的感觉。远去了我就再回来。

完了塞我一记杂感的本子和一期发有她一组“盲流题材”作品的摄影杂志。

当白色采访车在我面前划一道美丽、优雅的弧线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和茜西这个人之间铺着一大片正在挤压心灵的难以忘怀的情调。

其实不久，我们就去了窑村。

这个村子是一个典型的西海固村落。倚山，勺头形的庄势显

得聚气、温暖。有沟溪清清浅浅地从村中流过，村子就分为了上庄和下庄。官场里间扎着麦垛与胡麻垛。下庄的沟畔上，小学校的白粉墙上空一面红旗。山顶上有庙院，两棵古柏茜西说还那么大，村道敞了，有了盖瓦屋的人家，红砖红瓦显得悦目；树木凋了，狗吠声稀了，但亮暖多了。

窑村就在眼前了。

而茜西却忽然感叹：“物事人非了，老木你说我这样的寻顾还有意义么？”

我说：“不知你想要什么？如果你的心真正离开了市井，你会在西海固的任何一个地方感受到久违的古朴的人情。”

茜西说：“父亲对自己的审视有道理，真人不媚时，但改造不彻底。西班牙人说做西班牙人是人间最沉重的事，我此时真怀疑我就是个西班牙人。因为，老木你不知道，我来窑村，是要受到窑村人目光的切割的。我的母亲曾经贱视过他们。我为母亲伤心。

我哑默。

秋日晴空白云，大地洁净、饱满。可茜西，一次寻顾却带着隐痛与怨艾。

当然一到了她要去的当年的邻居禾禾家时，她的情绪就好多了。

茜西说感恩之心把遗忘了多年的一些琐事的碎片全找回来了。

禾禾不是女娃，是个黑黑壮壮的小伙子（西海固人给男娃取女娃名儿图吉利），媳妇却灵秀得多。禾禾与茜西同龄。两人一见面，禾禾憨憨笑着说你就是茜西？茜西说你就是禾禾？

一时愣怔、端详。

继而两人又都笑，笑声里伴着对季节、成长的新奇与惊叹。

茜西说：“盖新房了，日子过好啦？”

禾禾说：“胡弄着能过就是，哪能跟你比呢。”